

ЧИНГИЗ-ХАН

成吉思汗傳

20637

蒙古人

伍拉祺米爾索夫著 余元盒譯註

巨輪出版社

秀州出版社發行



蘇 聯 史 學 叢 書

第 一 種

成 吉 思 汗 傳

伍 拉 祺 米 爾 索 夫 著

余 元 盒 譯 註

巨 輪 出 版 社

——1950——

蘇 聯 史 學 叢 書

成 吉 思 汗 傳

原 著 者：伍 拉 祺 米 爾 索 夫

譯 註 者：余 元 鑫

出 版 者：巨 輪 出 版 社

上 海（9）慈 谿 路 70 弄 21 號

電 話：六 二 三 六 三

發 行 者：巨 輪 出 版 社

特 約 發 行 者：秀 州 出 版 社

上 海 黃 河 路 六 五 號 三 二 二 室

一 九 五 〇 年 一 月 初 版（二〇〇〇）

★ 有 所 權 版 ★

譯者序

譯者對於蒙古史的研究，是放在刺失德集史的翻譯和蒙古秘史的整理底二個目標上。至於翻譯這本成吉思汗傳的動機，除介紹蘇聯的名著給讀者們外，還把它當作一種整理蒙古秘史的預備工作。可是譯者的寫作技巧太差，不能把原文裏的神態風格完全表達出來，這是應該向讀者們致歉的。

著者伍拉祺米爾索夫 (B. J. Vladimircov) 乃是蘇維埃聯盟裏的一位東方學家，尤其是一位世界最高權威的蒙古學家。他寫成這部成吉思汗傳，是在蘇聯十月革命以後的四、五年間，他無疑是已經好好地掌握了這部馬列主義的思想武器，所以這本書的內容，既不是深奧得除自己外連任何人都看不懂的「古董」作品，也不是庸俗化的低級讀物，却是一部既專門而又大衆化的學術名著。在這本書裏他不只把成吉思汗的個性、才智和思想都能够深切地刻劃出來，而且也好好地把握了成吉思汗的時代和環境。這本書裏的最大特點，就是他把西方史家所加於成吉思汗的詆譭言辭——殘酷和嗜殺，用科學的方法提供了十足充分的證據，把它從歷史上反過來。

譯者翻譯這部不朽偉構的能力，無疑是十分不夠的；但是到最近爲止，關於蘇聯各方面的著作，我國雖然翻譯得很多，可是對於東方學——尤其是中國學或蒙古學方面的翻譯，顯然還不大多見；所以譯者不自量力，擬把蘇聯學者在這方面所研究出來的成果，能够合於國人的口味，而又不十

分深奧和冷僻的，絡繹絡續翻譯些出來貢獻給人民大眾。這本成吉思汗傳，就是譯者計劃中的第一步對於拙譯方面如有欠缺的地方，那是要請讀者們的指教和批評的。

最後對於本書翻譯上的凡例，也約略敘述些出來：

(一) 本書裏的地名人名，除我們所慣見的地名人名外，大多都是採用元朝祕史裏的譯名。

(二) 本書裏的註解，大約佔去全書的很大篇幅，其中除十個左右是原註，和參考了小林高四郎的註解約三十多個外，其餘都是譯者所增錄的拙見。

(三) 還有好幾個註解，是承韓儒林師指教的。

(四) 本書裏所加的註解，是俱有二重任務的：(A.)把本書裏的地名和專門名詞，解釋得淺近些和通俗些，使得一般人都能够容易懂得。(B.)把原著者所採取的資料，註明了一個出處。同時把原著者所引證來的中國資料部份，因受歐譯的錯誤，致與漢藉原文有些不符的地方；或是他所引證來的史料，並不是出自直接原典的；爲着這樣或那樣的理由，所以譯者便把漢藉原文也抄錄或翻譯（如元朝祕史的蒙文部份）下來增錄在本書的註解裏，以備歷史家們的引用。

(五) 本書譯文的括弧裏或註文裏有一個「案」字的，都是譯者所附加的拙見，其文責當然由譯者自負。

序 論 一

第一章 十二世紀的蒙古民族 八

第二章 成吉思汗的誕生和他的童年時代 二〇

第三章 青年時代和結婚 三三

第四章 成吉思的勃興 四一

第五章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並建立遊牧帝國。和王罕的鬥爭 五七

第六章 與乃蠻部的戰爭，札木合的終局 七五

第七章 全蒙古民族的皇帝成吉思汗 八二

第八章 和「珊蠻」闊闊出的衝突 一〇四

第九章 征伐唐兀惕（西夏）和乞塔惕（金國）的戰役 一一一

第十章 成吉思汗在漢土與耶律楚材的會面 一二四

第十一章 從征伐金國到西域的侵入 一二七

第十二章	征討西域的發端.....	一三三
第十三章	突厥斯坦、阿富汗斯坦和波斯的戰役.....	一四一
第十四章	唐兀惕的最後戰役和成吉思汗的殂落.....	一五六
第十五章	成吉思汗的遺業.....	一六四
第十六章	成吉思汗的日常生活.....	一七四
補註		一八七

序 論

橫跨着中國北方草原和高地上的蒙古民族，於十三世紀時，建立起一個廣大的帝國，在極短時期內，征服了許多文明民族，擴展其兵鋒至亞細亞的大部份，並氾濫到歐羅巴洲，因此便把遠東和近東各文明國家隸屬在唯一的王權之下，成為古今中外所罕見的最大帝國。這個帝國雖由游牧民族所建立，並由許多異族分子所構成，但是在長時期內却能够保持其統一，其後雖因宗室間的不和分裂成數個分支，因此便形成數個藩邦的對峙局面，然而仍舊沒有消失其觀念上的統一。整個舊世界的歷史，受到蒙古民族的影響實在可稱既深且鉅。

和蒙古民族相接觸，或者為其所征服的亞細亞各文明民族，對於從來「不知道的生疏」民族和其可怖的領袖——成吉思汗（Chingis-Khan）的命運，不得不抱着關心態度。關於記載蒙古民族的史實，由蒙昧時代勃然興起，其戰役和其征服各國的經過，已被中國，突厥斯單（Turkestan），西亞，阿美尼亞（Armenia），谷兒只（Georgia）等各國所寫成。這種紀錄就是我們獲知成吉思汗個人和十二、三世紀蒙古民族的史源。這些史料裏面當然不能認為完全靠得住的。因此必須在這些史料裏面去尋求其著述的動機是什麼，並研究其是在怎樣的環境下寫成的，然後再給它慎重的批判，這就是說，對於處理這種史料，應該和處理歐洲學者的著作持着同樣的方法。由於批判工作的結果，關

於成吉思汗和其同時代的最重要史料，由歐洲的東方學者獲得如下的結論。

1. 集史〔註1〕(Jami'ut-Tawārikh)波斯史家刺失德·哀丁(Rashid-u'd-Din)撰，十四世紀初編纂，係根據蒙古人所傳說的口碑——官方的或非官方的。

2. 蒙古人的祕史，〔註2〕在十三世紀用蒙古字寫成，至十四世紀轉爲漢語並加旁譯和總譯，刊行問世。

3. 元史。〔註3〕在十四世紀，用漢語編成，

4. 與蒙古侵入同時代的回教徒所撰述的幾種紀錄。

A. 阿剌壁年代記〔註4〕，伊賓·額梯兒(Ibn'ul-Athir)撰，此書編纂於美索波塔米亞(Mesopotamia)。

B. Tabakāt-i Nassiri〔註5〕(波斯文)，尤茲查尼(Juzjani)撰。撰者生於阿富汗斯單(Afghanistan)，一二六〇年至印度，用波斯文著述他的自傳。

C. 世界征服者傳〔註6〕(波斯文)，尤外尼(Juwayni)撰，書成於一二六〇年。尤外尼較尤茲查尼爲年青，然其書纂述於蒙古帝國瓦解以前。因爲著者曾經遊歷過突厥斯坦和蒙古各地，所以能够使用蒙古方面的史料，如口碑和紀錄等。

5. 中國旅行家的記述，如將軍趙珙和道士長春的紀錄〔註7〕。

像上面所說，蒙古民族自身也有好幾種用口碑和傳說所寫成的歷史文獻〔註8〕。這種歷史文獻就是構成我們最重要的史料，但是這些史料裏的大部份現在已經佚失了，目前我們祇能在中國和回教史籍的記事裏和引證裏去知道它的存在。唯有蒙古民族的祕史却是例外，它以傳說的英雄詩爲骨幹，寫成一部成吉思汗和其同伴們的英雄詩話。

十三世紀時訪問蒙古的歐洲旅行家——修士柏郎迦賓 (Friar John de Plano Carpini) · 魯勃洛克 (Ruebroek) 和 馬可波羅 (Marco Polo) 〔註6〕——雖然沒有對我們供給過成吉思汗或其同時代的重要知識，但是他們所看到關於各民族的國土、風俗和習慣等等的記述，對於我們也未始不是一種很好的資料。這些記載對於在正確的歷史背景中，重新現出蒙古征服的時期，那是非常重要的。東西學者曾經使用過這些資料，編成許多多關於蒙古民族和成吉思汗的歷史，在這許多的著作裏面，要算多桑 (D'ohsson) 的蒙古史 ((Histoire des Mongols) 法文，海牙 (Hague)，在一八三四年——三五年) 〔註10〕，和列寧格勒 (Leningrad) 蘇聯科學院 巴托爾德 (V. V. Barthold) 的各種名著——尤其是蒙古侵入時代的突厥斯單 ((Turkestan V epokhu Mongol'skago Nashestviya) 俄文，一九〇〇年刊行。英譯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成於一九二八年，收於 "Gibb Memorial series") 爲最重要)。〇

無論我們擁有的史料怎樣有價值；對於重新刻劃出這個偉大征服者的生涯，他的人格，或者浮

現出他的感情和理想，那末我們必須承認這些史料不過是一種碎簡斷片而已。尙有許多重要的史料，直到現在還沒有留傳給我們（例如成吉思汗的各種律令，他那著名的「札撒黑」(Yasaq, Jassak)〔註11〕。同時還有其更重要的史料，或者還沒有公刊問世，或者還沒有經過翻譯，整理和研究等工作。無論如何，由上面所例舉的各種史料的幫助，假使單單以粗枝大葉的手法，去重新描寫出建立起一個帝國而影響到整個世界的命運這樣重大的「天才野人」——成吉思汗個人的史實，這是可能的。

〔註1〕據小林高四郎說：「這是回教史料裏面最著名的一種，一三〇三年，奉合贊(Mahomed Gazan)汗的勅命所撰述」。有譯本數種如下。

A. 貝烈津(Berezin, I. N.)年代叢紀(Sbornik Letopisei)——刺失德撰著的蒙古史(Is-toriya Mongolov, sochinenie Rashid-Eddina. 1858—1888)

B. 卡志美爾(Quatremère, M. E.)刺失德用波斯文寫成的波斯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 de la perse écrite en Persan par Rashid-Eddin. Tome I. 1836)

C. 伯勞舍(Blochet, E.)校註的刺失德集史(Djami-el-Tevarikh Histoire générale du Monde par Fadl Allah Rashid Eddin, Tome II. 1911. (Gibb Memorial Series XVIII. 2))

按：哈佛亞洲學誌卷十第二期二三四——二三頁書七評裏所引的(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0, No. 2, Sept. 1947, pp. 234—237)，尚有如下二種譯本。

D. 克·約翰校訂的刺失德書〔K. Jahn, ed, Rashid al-din, (London, 1940), (Prague, 1941)〕。

E. 阿萊德斯(A. K. Arends) 刺失德年代彙紀(Rashid-al-din, Sbornik Letopisei (Moscow, 1946)〕

【註2】

案此書漢名作元朝秘史，原名應作“Mongol-un nigucha tobchian”日儒那珂通世，曾將元朝秘史譯成日語，書名叫成吉思汗實錄。小林高四郎亦有此書的日譯本，定名為蒙古的秘史，其書較前者精審。此外俄羅斯北京傳道巴雷提烏斯(Palladius) 僧正，亦將元朝秘史譯成俄語，於一八六六年出版，題名為關於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傳說(Starinnoe mongolskoe skazanie o Chingis-Khanie) 德國海涅士(E. Haenisch)教授把此書的一部份譯註出版，題為“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Yuan chiao pi-shi die geheime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Leipzig, 1931)，更於一九三五年將此書全文轉為拉丁字付刊。此外，見於哈佛亞洲學誌十一卷第三，四期裏面(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1, No. 3&4, p. 311)所引的，有 S. A. Kozin, Sokrovennoe Skazanie, (Moscow-Leningrad, 1941)。元朝秘史還原為拉丁化蒙古字，除海涅士氏已見刊行外，日人服部四郎和蒙古人都噶爾扎布二人，曾將此

書還原爲蒙古文，惟所成祇有一卷，以後即未聞其續刊。尙有法國漢學大師伯希和（Paul Pelliot）教授，和日人白鳥庫吉，神谷衡平等皆有還原爲拉丁化蒙古文的計劃，目聞已積稿累累，惟迄今似未見問世。尙有其他不完全的蒙古文還原或譯註甚多，可參見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實錄篇末所附「元朝秘史關係文獻簡目」。

【註3】明洪武三年七月，宋濂王緯等奉勅撰，計二百十卷。

【註4】一一六〇——一二三三年。書名爲“Kamil uc-tevarikh”，就是全史的意義。

【註5】Raverty 自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六年間，把此書譯成英文，收於印度文庫本中。

【註6】此書原名Tarikh Dihan-kushai，密薩·謨罕默德（Mirza Muhammed）曾譯此書第一卷爲英文，收於Gibb Memorial Series XVI中，一九一六年出版。

【註7】前者就是蒙韃備錄。案原文作孟琪撰，實係趙琪之誤，詳見王國維在箋註本裏的考證。後者就是長春真人西遊記。又彭大雅黑韃事略，和耶律楚材西遊錄，亦爲蒙古民族勃興時期的重要資料。

【註8】參閱小林高四郎成吉思汗傳記蒙古文史料之研究（西北民族文化研究叢刊第一輯拙譯）。

【註9】Risch, E.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und Reiseberichte, 1245—1247. 1930.

Wilhelm von Rubruk. Reise zu den Mongolen. 1253—1255. 1934.

Rockhill, W.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1253—55. London, 1900.

Bezley, R. The Text and Versions of John de plano Carpini and William de Rubriquis, London, 1903.

馬可波羅遊記的翻譯和註釋，在歐洲真是多得無法統計，但是讀者假使能够備置下列一書，便足夠應用了。

Yule, and Cordier. The Book of Sir Marco polo, London, 2 vols.

（聞伯希和教授亦有此書的註釋本，可惜此時還不能看到）。

中譯本可供參攷的，得推馮承鈞所譯的沙海昂（A. J. H. Charignon）註釋本（商務版），但是這位註釋者本身却很平凡。

【註10】法文原書全部四卷，日本田中萃一郎會將此書譯成日文，但祇成最首三卷。馮承鈞將此書全部譯成中文（商務版），較前者為精。

【註11】「札撒」或「札撒黑」是 Yasa 或 Jasak 的對音，有法令、勅令等意義，在波斯語為 yasa，突厥語為 yasa，蒙古語為 jasak。參閱 George vernadsky, The scope and contents of Chingis Khan's Yasa. (見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 No. 3 & 4, December 1938)

第一章 十二世紀的蒙古民族

在中國和東突厥斯單的北部，便是組成現在蒙古和西伯利亞南方地帶的疆域上，十二世紀時曾爲許多遊牧部族所居住。他們的大部份便是蒙古民族（*Mongols*）〔註1〕，但是這個名字只是他們在後來才採用的，這也是今日歐洲人所稱呼他們的。蒙古民族在人種學上的許多特質，尤其是在語言學上，證明他們跟突厥民族和滿洲民族——通古斯（*Tungus*）民族羣——有着密切的關係〔註2〕。

十二世紀時，蒙古民族的祖先，分成「氏族」（*Omuk*）〔註3〕，再由氏族細分爲「小氏族」，或者叫做「家系」（*Yasun*）〔註4〕而過活。有時由好幾個氏族合併成一個「部族」，或者叫「小邦」（*Ulus*）〔註5〕。這樣合併的發生，有其種種原因，而且同樣也有許許多多的合併形式。他們的合併，有時因由卓越的統帥而產生，也因某一氏族根據這樣或那樣的理由而獲得超羣的權力和影響，便把好幾個氏族或部族結合成政治上的統一。另外一面呢，因爲氏族間互相關係的密切，再進一步就構成部族的聯盟，但是在這種情形上，倒並不須要採取一定的政治形式。在氏族間因爲有着血統上的意識，同一的方言，共同的傳統和共同的制度，對於一個氏族便能夠感覺到自己便是大部族單位裏的一部分。「氏族」對於「部族」（*Ulus*）或者「部族聯盟」（*ol*）〔註6〕的關係，恰巧和各個「成員」，「家族」或「家系」對於「氏族」的關係相同。

蒙古民族的「氏」族和「部」族，可區別爲二個主要分派：草原的遊牧民，和森林的狩獵民。這二個分派操着同樣的蒙古方言，所不同的祇是生活方式和文化水準。所有這些部族的心目中好像都沒有抱着任何共同起源的意識。他們並沒有承認他們自身乃是一個整體民族，同時也沒有共同的種族名稱。個別氏族——尤其是遊牧民族——通常爲首的都是一個貴族的家系，依據其身份，而發生個別領導者的稱號，如：「把阿禿兒」(Bagatur)元史譯作「拔都兒」，英雄，勇士)，「薛禪」(Sechen)賢者)，「必勒格」(Bilge)智慧者)，太子(T'ai-tsi)太子，親王)，「那顏」(No-yan)官人，領導者)。「部族」或其他「聯邦」(Ulus)的領導者，則戴有「汗」(Khan, kan)，或「合罕」(Kagan)皇帝)的尊號。各遊牧部族的汗，時常從高度文化的隣國漢人那裏接受「王」(Wang)的封號。總括地說起來，遊牧的蒙古民族，因爲和更文明的民族爲隣，或者在十二世紀時佔據着從前被後者所居住過的地域而受到不少影響，所以在他們之間往往使用着外國的稱號。除漢人所使用的「王」和「太子」等稱號外，唐兀惕(Tangut)語——土番(Tibetan)西藏語——的「敢不」或「扎合敢不」(Gambo 或 Djagambo)〔註7〕，和突厥語(Turki)的「的斤」(Tegin)〔註8〕，「必勒格」(Bilge)〔註6〕，等等也都通行着。

有些氏族因爲他們貴族的和古老的苗裔而著名；這些氏族常能很容易分支出去成爲新的「氏族」和「家系」。因爲領導羣的「把阿禿兒」和「那顏」，以收攬能够使他們在廣大無邊的草原上佔

取着各自獨立牧地的從臣和家將，去努力達成他們的獨立。蒙古遊牧貴族，和「把阿禿兒」、「那顏」等的豪門氏族，他們的最大目的，便是在尋求便利的牧放地（蒙古語叫 Nutuk，突厥語叫 Yurt）〔註10〕，足夠多的屬臣、從臣、和一來可以爲他們看管牲口，二來可以在貴族帳幕裏充作僕役的奴隸。在「森林民」（Oriin Ingen）〔註11〕中，貴族似乎扮演着比較不很顯著的角色。森林氏族常常擁立「珊蠻」（Shaman）〔註12〕做他們的領袖，因爲這些人是被他們認爲能夠和精靈交接的。所以「珊蠻」在那時候便是氏族和部族的領袖，而他的稱號就叫做「別乞」（Beki）〔註13〕。有時候，草原貴族社會裏的成員，也帶着這種稱號。

在貴族下面，便是平民，蒙古語叫「哈刺」（Arat，古代突厥語爲 Haraclu）〔註14〕，再下便是奴隸，或者叫作「字幹勒」（Bogul）〔註15〕。

十二世紀時，在蒙古部族和氏族裏佔着最優勢地位的，要算塔塔兒（Tatar）部族了〔註16〕，其牧放地在蒙古領域的極東部，捕魚兒湖（Buir-nor）〔註17〕附近。另外一個大部族，叫客列亦惕（Ke-reit）〔註18〕，住在杭海（Khangai）〔註19〕，和肯特（Kentei）〔註20〕兩山中間，幹兒河（Orkhon）〔註21〕和土兀刺河（Tola）〔註22〕流域方面。更西，在杭海和阿勒台（Altai）〔註23〕兩山脈間的地方，則爲乃蠻（Naïman）〔註24〕部所佔據。還有好幾個弱小部族和氏族，則散居在這三個大部族的中間。塔塔兒、客列亦惕、和乃蠻部族，他們自身復細分爲許許多多的附屬部族、氏族、和「家系」。